

百家讲坛主讲人贾英华最新作品

杂忆 皇城脚下

贾英华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杂忆 皇城脚下

贾英华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杂忆皇城脚下/贾英华著. —北京: 新世界

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 - 7 - 5104 - 5639 - 8

I. ①杂… II. ①贾…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62604 号

作 者: 贾英华

责任编辑: 张世林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05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 //www. nwp. cn](http://www.nwp.cn)

[http: //www. newworld-press. com](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 com. cn](mailto:f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 1000 1/16

字 数: 160 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104 - 5639 - 8

定 价: 45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目 录

皇城往事

杂忆皇城脚下

- 几条长街短巷，半部晚清民国史 3
- 北京炸丸子·御膳·末代太监 17
- 百年争议今未休
- 写在《慈禧外传》出版之际 22
- 读书·写书·藏书 27
- 刍议金丝楠 30

艺锥篇

梦悟呓语

- 夜览捷兄诗辑杂感 35
- 应“片儿白”邀序 37
- 水流云在
- 读《水火集》有感 40
- 山海诗韵塑大千
- 试析吴秋明画作 46
- 一叶一菩提
- 《如歌》荐语 49

意境

- 《数码摄影艺术解析》序 56

- 妙趣横生解世态 62

吟咏皆诗情

- 读凤林诗词辑随感 68

曲自天成

- 《画意摄影》赏析 73

故都人物篇

- 末代皇弟溥任的百年沧桑 83

李文达的传奇人生

- 暨《末代皇帝的后半生》幕后的故事 115

暮霞走笔映诗情

- 记舒湮 125

天然未饰的人格

- 远行的冯牧 128

- 侧记钱立言 136

一代书法大家郑诵先

- 点滴忆恩师 139

- “怪人”冯其利 145

- 郑成思周年祭 155

难忘与歌手高枫一夜之缘

- 相约成功之际 160

文史札记篇

史鉴堪为良师在

- 兼谈晚清研究的“定海神针” 167

末代皇后婉容的裁缝 172

掌控大清的帝后权臣 175

乱世掌国

——平议民国大总统 177

纵论世界末代皇帝 179

意外淘得两部奇书 183

电字溯古

——从古希腊文和甲骨文谈起 186

往事追忆

琐忆我的母亲 191

老夫聊发少年狂

——佯充模特过把瘾 206

我为末代皇帝溥仪捉刀题写墓志内幕 209

结缘《中华儿女》 219

中南海琐记 223

红领巾生活追忆 229

品读篇

商道

——读《闯业》感怀 237

种玉为月

——写在《小川》问世之际 241

云中谁寄锦书来 248

史鉴堪思

——简评《陈独秀传》 251

嚶其鸣矣抒友声	254
---------------	-----

人生的答卷要以“诚信”写成

——读王馨吉小朋友作文有感	258
---------------------	-----

春意

——简析严马茜艺同学的《春桐》	259
-----------------------	-----

祝福

——读董玲薇小朋友诗作	260
-------------------	-----

紫禁城篇

末代太监重游故宫	263
----------------	-----

末代太监孙耀庭碑文	283
-----------------	-----

游记篇

司马迁故乡行	287
--------------	-----

三义坟·中国《赵氏孤儿》·法国《中国孤儿》	297
-----------------------------	-----

诗文篇

悼忘年挚友张震寰先生	303
------------------	-----

游张家界口占	306
--------------	-----

后记	309
----------	-----

皇城往事

杂忆皇城脚下

——几条长街短巷，半部晚清民国史

每逢京城飘落晶莹的雪花，总使我不禁追忆起童年时街头的美妙雪景，俨然一幅惟妙惟肖的立体油画。

一

自幼，我生长在北京东四九条东口。后来，那儿通常被称作“东四南小街”。稍大些才知，“东四”乃“东四牌楼”的简称，尔后牌楼被拆掉，惟剩东四这个地名。

也不知是否童年的梦幻，遥想往事，总依稀忆起门前的青石板路上，每天清晨吱吱响起的送水木车。拉车的是一对品貌端正的老年夫妇，打我记事起，老两口就居住在十二条胡同口水井旁。据说，早年那儿有一眼清泉，渐渐演变成了自来水站。两位老人姗姗而行的脚步以及两鬓染霜的白发，大多伴着凄美的雪花，悄然进入我童话般的梦境。

最热闹的地方，算是东四十条东口的“瑞兴成”油盐铺。门前的石阶上，总斜身坐卧着几个老太监，眯缝着双眼，兴趣盎然地聊着宫内“老佛爷”和“光绪”的轶事。周围倒也少不了围着几个瞧热闹的闲人，街上车往人来，阳光斜映，仿佛不可多得的生动的民俗画卷。

若遇雨雪，几位“老公公”便不来闲卧，改在十一条胡同口路北的一座小庙内，喝酒猜拳，“侃大山”。我虽素与众老太监熟稔，却只在庙门探头探脑，从来没敢入庙半步。

若依老辈儿的说法，“南贫北贱，西富东贵”，也许并非无稽之谈。从东四头条数起，一直到十四条的瓦岔胡同，着实居住着不少达官贵人，以及王爷的“外室”——现如今所谓“二奶”。皇亲国戚，在东四附近如过江之鲫，难以尽数，彼此互不张狂，见面鞠躬拱手，成了坊间无分贵贱的天然礼仪。

及至历史车轮驶入共和国，街头巷尾依然并不罕见身穿旗袍大褂的男女之流。自幼，我被灌输长幼尊卑、知书达礼为高尚，否则，便被视为“混混儿”，成了流氓地痞之类的“下九流”。这似乎是约定俗成的街规。

少不更事。直到长大成人之后，才知居家附近住了一圈近现代名人。

我家所居住的九条胡同西口有一座四进院的旧王府，就是人们常说的贝子奕谟的府第，民国时期成了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的寓所。前几年，我竟偶然买到了民国期间这座王府的拍卖公告，似乎触摸到了昔日旧王府败落的最后“体温”。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因与冯耿光是多年挚友，深为院内优雅的花园游廊所深深吸引，排练京剧《黛玉葬花》的戏装剧照便是在此园亭前拍摄的。如今，这儿成了东四九条小学，据说正由于梅先生的这幅剧照，花园的小亭在修葺中才侥幸得以保存下来。从小就听说，发生在民国期间的“梅兰芳绑架案”的“绑匪”，其实是一个大学生——李志刚，被砍掉的血淋淋人头，曾悬挂在九条胡同西口的电线杆上示众。

走进九条胡同西口不远，路北一个黑漆门的院落，便是臭名昭著的日本女谍——川岛芳子的旧居。十几年前，我在民族学院的弟妹的大姐家曾邂逅其胞妹，还调侃地聊起其姐金璧辉——十



京城东四九条胡同的奕謨贝子府旧址

四格格，曾与我家为邻。自然，余生也晚，未能与之谋面，然而，却亲耳听到过川岛芳子的不少神秘传说。连我的母亲亦曾对我和街坊谈起过，川岛芳子的畸形装束以及与附近几个理发师的风流韵事。自然，议论起这个风流女汉奸的卖国贼行径，老街坊无不嗤之以鼻。

八条胡同内，更是名人济济。一进胡同，路南就是溥仪的婢子——载润福晋和帝师朱益藩后人的住家，其长子朱益鏊与我堪称忘年挚友，当我弟弟结婚时，他亲笔所书的一副楷书对联，贴在我家街门上，居然使敝舍成了小街人流驻步不前的热闹一景。往西走不了几步，即著名教育家、语言学家叶圣陶的宅第。其长孙叶永和与我乃小学同班同学，当班级黑板报刊登到一百期时，叶老曾挥毫写下一首长诗，勉励我们这些小朋友——“出到一百

期，百尺竿头再努力……”

再往西隔不远，便是民国总统曹锟（其住宅后门开在九条胡同五十号）、代总理朱启钤及其子朱海北、张学良之弟张学铭等人的寓所，著名学者章士钊来京后也在此暂居多年。这些历史人物及后裔，曾在八条胡同进进出出，居然与我家尔后同属一个居委会。

略略数点一下，七条胡同里，乃有张彪之子张挺（溥仪所寓居天津张园，即其家产）、著名作家冯德英（《苦菜花》的作者）、饰演胡汉三的著名演员刘江。六条胡同内，路北一座深宅大院是载涛福晋的娘家，五条的铁匠营胡同里有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旧宅，我的母校一二八中学（原贝满女子学校）便是其后花园改造而成的。不远处，北大教授周绍良的小庭院至今犹在。西侧斜对面的什锦花园胡同，曾居住过民国直系大帅吴佩孚，东边斜对面的胡同里，昔日是民国总统段祺瑞的旧宅，人称老段府。

再往南历数过去，四条胡同的中间地段乃纪晓岚外宅，大太监李莲英、奉系军阀张学良等也曾在此寓居。三条胡同内，不仅是康熙十三子允祥府第，也是蒙古王车林巴布的旧宅——曾轰动一时的蒙文版《红楼梦》，便源出于此。这条胡同里，还居住过末代皇后婉容的大姨以及欲嫁溥仪未成的“王大姑娘”——王敏彤，婉容母亲和一代京剧名伶孟小冬及娘家……

南边的二条胡同内，则是清朝重臣福康安后裔、吏部尚书福第的旧宅。头条胡同路北，即赫赫有名的孚王府，人称“九爷府”，其主人是清朝道光皇帝第九子奕譞。末代孚王乃溥字辈，特别逗乐，也可以说是一位段子大王。当初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和西什库教堂，他能即时编出一个个段子：吃面不搁酱，围攻交民巷，吃面不搁醋，炮打西什库，遂成为指挥义和团的口号……

若往东盘点，烧酒胡同内便是赫赫有名的惇亲王府，是我写的《末代皇帝立嗣纪实》主人公毓岳的先人府第。著名作家夏衍、王蒙也曾经落户附近。往北不远的东城根底下，居住过晚清名士康有为的女公子康同璧，相隔不远就是溥仪的七妹金志坚。若再往北数，我家紧邻十条胡同斜对面则住着著名作家浩然——最近读过其自传，才知他时任《中苏友好报》记者。

前边已交代过，十一条胡同的小庙内久居几位清末老太监，十二条胡同则住着溥仪始终最信任的帝师朱益藩。再往北的菊儿胡同据说隐居过清末重臣荣禄。一次我应邀晚清讲座，其直系后裔前来并亲赠我史料，证实了坊间传闻并非空穴来风……

有趣的是，我们这些街坊多年同在一个油盐店买油盐酱醋，起初是“瑞兴成”，尔后，对面马路东边建了一个没有铺名、人称“新铺子”的油盐店，再后来，又有了一个至今犹在的油盐店——“大庆”。“新铺子”曾经有过一位肤白如玉、鸭蛋脸的长辫子漂亮姑娘，听说没考上大学才当上售货员，这成了坊间热议许久的话题。直到后来，“油盐西施”被一名军人娶走，听说反倒成了浩然小说笔下的素材。

从此，这条街上少了一副年轻靓女甜蜜的笑脸，也消失了那时常响起的银铃般笑声。记得，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深冬。油盐店前堆起的皑皑雪人，悄然替代了那个漂亮姑娘的倩影。

或许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从小崇尚文化，崇拜作家，还曾在傍晚悄悄偷窥过浩然，但直到如今也不知在夜幕下瞧见的黑糊糊人影儿，是否大作家本人。然而，我终生不舍文学，却与素无往来的浩然并非没有半点儿潜在关系。

街坊四邻，实在无法一一历数，只能点缀一二，算是耳濡目染皇城历史文化的一个注脚罢。

细忖之，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街坊有两位，偏巧都住在八条胡同内。一位是书法大家王遐举，虽对我人生道路无实质影响，却对我人生感悟多了一层启示。



京城东四地区人称：几条长街短巷、半部晚清民国史。图为八条胡同

另一位倒是对我人生轨迹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就是溥仪最后的妻子李淑贤。

二

一个鹅毛大雪的夜晚，街上寂无人影。酷爱读书的母亲，从东四六条胡同东口的小书铺借来一本慈禧女官裕容龄所写的《清宫琐记》。

在夜晚的灯光下，全家人轮番传看，还引发了对周围皇亲国

戚的不少议论话题。父亲提起，往日皇上当朝，无论谁若没有一笔好字，甭说仕途，连混碗饭亦难矣。由此，又提及胡同附近的几个文人，自然少不了八条胡同的王遐举老先生。数年后，我的中学同班学兄刘伟恰与裕容龄同居一院，偶与“慈禧女官”交谈成了我的一大享乐。为习书法，我曾拜“章草书圣”郑诵先为师，却连“半瓶醋”都没达到。此乃后话。

先说王遐举。为人善良且在四邻有良好口碑的母亲，素与王遐举夫人是好友。她俩时常一道买菜，一起街道开会，自然免不了家长里短。闲暇之际提起自家的孩子，母亲向她说起，我从小对写字感兴趣，时常在家里照着碑帖胡乱临摹一气。

一双半大脚的王夫人为此事，颠颠儿地专程登门，三番五次找我母亲。于是乎，母亲屡次向我提起，让我拜王大爷为师。然而，我这个井底幼蛙，误以为王遐举属无名之辈，竟断然拒绝。我冒失的一句话，气得母亲够呛：

“我要学书法，就要投名师。王大爷不行！”

直到最后，我也不知母亲如何回复王大妈的，见面总躲着老太太就是了。八十年代末期，我陪同曾任毛泽东和周恩来秘书的孙岳老人，出席中央文史馆举办的书画展，见到一幅笔法遒劲的隶书，才醒悟当年有眼无珠。原来，误以为一位普通街坊的王大爷竟是中央文史馆馆员、当代著名书法大家。

徜徉在展厅，我羞愧地向孙岳提起当年的往事，老人拍着我的肩膀，哈哈大笑：

你小子眼高手低，总想当名师之徒，名师在眼前，你都竟然不识，以后长记性吧。

此后，我每见不少店铺悬挂着王遐举题写的匾额，屡生敬悔之意。敬的是，名师原来就在身旁，却始终那么谦逊无声，这给予我一生的无言教诲。悔的是，有眼不识泰山，于是我悄悄买来王遐举的隶书字帖，没事儿独自瞎琢磨，却再也不敢从王大爷门前走过。

就在那次，母亲听说我参观中央文史馆书画展归来，嘲笑地对我说：

怎么说你呢，你呀，就是“狗眼看人低”。你如果跟着王大爷学字，早有出息啦。那两口子人多好呀。

其实，母亲与王大爷相邻多年，也压根儿不知他是中央文史馆馆员，更不晓他是著名书法大家。只道那是一个见人微笑、厚道的爱读书写字的善良老头儿。

“文革”之前，街道上几条胡同的邻居，很少串门，只是静静地过自家日子，从不彼此打听街坊的闲事，更没什么是非。即使京城名流，也是默默度日，不事张扬，这也许就是“老北京”的做派。

只是到了“文革”之际，居委会改成了“革委会”，几个居委会合并，经常一起开会传达“最新指示”、挖防空洞，邻里间往来才显得密切了一些。直到王大爷病逝许久，母亲才对我叨唠此事。王大妈偶来我家闲坐时，不禁又聊起“拜师”的往事，母亲自然又是一阵唏嘘感叹。

无独有偶。“有眼无珠”之事，发生在我身上，岂止一桩？早在我没拜王大爷为师前后，有一位朋友为我介绍了一名故宫“专家”，让我追随其习字绘画。我去过故宫筒子河畔的西北角楼的平